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长篇小说

割鹿侯

◎ 著

南漂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长篇小说

割鹿侯
◎ 著

南漂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漂 / 割鹿侯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1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8193 - 2

I. ①南… II. ①割…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6001 号

责任编辑: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7.75 字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Kuadu Novel Series

起落浮沉漂泊味（代序）

陶 然^①

有人在不断的挫折与坎坷里进步，并最终抵达成功，我们称之为励志。然而更多的人，是在不断的挫折与坎坷里始终跋涉于途中，体味现实的惨淡，也完成艰辛的成长。前者被很多作品塑造传扬，而后者却鲜见于文艺作品里。《南漂》便试图从后者的群体里拎出典型来。毋宁说，比“励志”更为真实也更有普遍性。

小说的主人公福娃，因被祖父辈寄予厚望，虽生长于乡村但自小就被隔绝在真正的乡村生活之外。在家人的希冀和多年的求学生涯里，他们最终长成不事稼穡，以追寻“城市梦”作为人生理想，却又不免在城市里做“水土不服”的“稗草青年”。

在岭南那片纷繁迷离的土地上，“福娃们”在灯红酒绿的繁华里，在残酷激烈的现实中，从一个满怀梦想与赤诚的纯然少

^① 陶然，江苏省作家协会、江苏省戏剧家协会、江苏省曲艺家协会会员，《中华文学》编委。

年，渐渐接受了沉沦、妥协、麻木、放浪……与此同时，他们又抛不开、逃不掉来自故土和亲人的牵绊。他们在一场盛大的磨砺中痛苦地撕扯，在城市与乡村间回旋挣扎。他们带着农村孩子的烙印，艰辛地耕耘在城市，努力着也随波逐流着，终没能幸运地长成城市的“高楼”，再回首又发现甚至成不了故乡的“水稻”，最终只能无奈地沦为难时果腹的稗草……

《南漂》文本风格趋于写实，以福娃的个人经历为主线，以他的几段曲折爱情和从乡村到都市的职场经历为副线，辅之以他的故乡和家人的故事，主副两条线索并进。小说将淳朴诗意又逐渐受到外界冲击的乡村生活，与竞争激烈充满诱惑的都市生态做了无缝对接，真实地展示了现阶段社会生活中城乡的种种矛盾冲突，有对社会现状精到细致的勾勒，和对人性人情鞭辟入里的把握，这也是它最值得称道之处。

小说的笔触像一架无所不在的摄像机，跟随主人公的人生轨迹，展示平凡的乡村大学生在城市生存的“夹心”状态，以及他们谋求立足城市，逃离土地同时又眷恋土地的复杂情怀。在一系列的挫折与磨炼后，福娃象征性地完成了对传统的承继，以及理想与现实的融合，完成了另类的适宜多数人的“心灵励志”——比之事业上的大获成功，这样的“励志”其实更有借鉴的可能，属于更为广大的群体。

这个文本除却深刻的现实意义，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人文细节，使人心有戚戚焉，譬如：对湘南农村风土人情的描述，几可作为地方风俗标本；再至对城市年轻群体情感状态的呈现，现代职场尔虞我诈的揭示，以及对当下爱情婚姻被物质化商品化的刻画，都脱胎自我们熟稔的日常，颇能引得读者共鸣。

作者叙事节奏的把控，是另一项值得注意的成就。在涉及乡

村的部分，多处运用富有地方特色的方言，表达上倾向于静谧、淡薄，透露出沉静微凉的雅致与惆怅，处处流泻着朴实自然的诗意。这时的节奏，是舒缓的。切换至南方城市时，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些急促仓皇的情绪，切合主人公与一千人物内心的迷惘与紧迫，悄然加快了情节的流动。而快慢之间的交替，是那样自然而然、毫无痕迹，以致如果不做专门分析，我们根本感觉不到它已在过渡。

作品自然也有某些不足，少数篇章里，用笔唯恐不细，从而导致比较“实”，比较“干”，缺乏灵动的韵致和象征、寓言的更高层面。然而瑕不掩瑜，总体上，作品对城市扩张、农村发展缺失、不同年代的价值观冲突、经济高速发展下的道德缺失等都进行了关照，在人世变幻的万象下有深入的解析和反思，以点窥面地折射出时代的变迁，客观展现一些有待改进的弊端，人物鲜活，寓意深远，铺陈有致，是一部有价值、有厚度、有回味的佳作。

我们不断地行走，未必一定能够到达，但行走本身已是一种到达。我们不断地舍弃，未必一定能够轻装，而再回首时，已沧海桑田。

2016年6月

楔 子

“福全，两口子大学生，守在家里务农，听都没听过！现在守在家里务农的都是些没能力没出路的人。”秋婶一早拎着菜篮子去园里摘菜路过，看到福娃和徐梅跟着顺根在水田里整理秧苗，驻足停留闲聊几句。

福娃看了一下秋婶，说：“以前我也没想过要回家务农；现在看清楚了，觉得务农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城里有城里的好，也有不好，房价贵，物价高，空气差，竞争大。农村有农村的不足，但也有好处，山清水秀，物价低，农业还没做强做大，现在国家一号文件年年指向农村，发展机会多，大有可为之处。”

秋婶摇了摇头，笑了：“好好地城里上班，上万的工资不要，来受这份罪！你看你的老婆，城里的姑娘，细皮嫩肉，白白净净，没折腾几天就给晒黑，你舍得，她也愿意啊？”

福娃看了一眼徐梅，回秋婶说：“务农可能比城里上班挣得少啊，但活得更自在。回来务农是经过她同意的！要是不愿意，我十头牛也拉不回来！”福娃在心里想，只有在城里待过的人才知道，那里并不是所有人的天堂。

秋婊啧啧地叹道：“顺根，估计这大学生种出来的米都格外香，不一样。你也同意他们回来家里务农？”顺根低头做事，不搭理秋婊。秋婊琢磨着顺根是不同意福娃夫妻回家来种田。秋婊临走时用普通话逗徐梅说：“田里有蚂蟥，怕不怕呀？”

徐梅听出来是对她说，抬头笑说：“不怕！”

不一会儿，秀芝在门口晒谷坪上扯开嗓子喊吃饭了。顺根让福娃和徐梅赶紧洗洗回去，等下要给婆婆上祭烧香。福娃和徐梅在田边的水渠边洗一下手和脚。福娃拿起丢在水渠边的一株秧苗和一株稗子，笑着问徐梅：“这里一株是秧苗，一株是稗子，你能分辨出吗？”徐梅看了好一会儿，努力想分辨出来，终究看不出区别，结果把稗子和秧苗弄反了。福娃笑着说：“分辨不出来正常，你一直在城里，没接触过。我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也分辨不出来。稗子是杂草，有稗子秧苗就长不好，所以要除掉。以前我以为稗子是杂草，没什么用，现在才知道其实也是很有用的。不信你上网查一下。”

徐梅打开手机：稗子是一种一年生草本植物，和稻子外形极为相似。稗子长在稻田、沼泽、沟渠旁、低洼荒地。形状似稻但叶片毛涩，颜色较浅。稗子与稻子共同吸收稻田里的养分，因此稗子是稻田里的恶性杂草，败家子中的“败”就是稗子演变过来的。但同时也是马牛羊等的一种好的饲养原料，营养价值也较高，根及幼苗可药用，能止血，主治创伤出血。茎叶纤维可做造纸原料。稗子是稻子的祖先，经过人类的培育进化成了稻子。

徐梅看着的解释，心想稗子是这样的啊，用对了就有很多用处——也不知道这次回家办生态农场是不是像稗子一样用对了地方。徐梅看了一眼福娃，福娃眼中透露出坚毅的神情。

福娃和徐梅回到家，儿子柱柱跑出来要抱。福娃抱起柱柱，

指着香堂上放着的老人照片说：“柱柱，这是太奶奶。今天是太奶奶过祭日。来，给太奶奶鞠个躬。”福娃抱着儿子朝着马婆婆的照片深鞠躬，弯腰低头的一瞬间，似乎看到照片上的马婆婆嘴角向上一翘，笑了。福娃心想，如果婆婆健在，会不会也像秋婶和父亲那样不理解他回家办农场的事？

福娃听闻家里的土地即将允许自由流转，回家来办规模化标准化农场的念头有了着落，便想辞了工作带着所有的家当和徐梅一起回来。柱柱断了奶后在外婆家待了一段时间后，就一直在老家由爷爷奶奶带着，福娃和徐梅在外工作，回家少，一直觉得不是个办法，父母不在身边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前不久伍贵斌打电话约福娃回家来一起搞生态农场，两人一番话后福娃下定了决心回老家。马婆婆仙逝已近三载，福娃一直为自己没能尽孝心而内疚。过不久就是马婆婆的祭日，福娃就此机会下定决心说服徐梅一起回家。一来结束在外漂泊的日子，回家跟孩子在一起，把家拼完整；二来抓住这次机会办农场创业，好过一直在外打工没有归宿感；三来回家给婆婆过祭日，烧炷香，尽点孝心，让婆婆看到自己安下心来要做一番事业。

顺根换了身衣服，堂屋祖宗牌位的桌子上秀芝已经摆放好了祭祀饭菜，顺根摆好碗筷便开始斟酒，斟酒不多，遮住杯底，然后点燃一把香，捧着冒烟的香对着牌位一边念念有词，一边拜三拜，然后在牌位左右两边各插上九根香，大门的左右也各插上九根香。顺根点了一串鞭炮，丢在大门口，噼里啪啦声中顺根叫福娃和徐梅带着柱柱在牌位前对着马婆婆的照片拜祭。顺根口中喊道：“阿布，今天是您的祭日，快来家里吃饭，看看子孙。”福娃也跟着喊“婆婆回来吃饭”。拜祭完后，顺根将一杯烧酒洒在牌位前的地方，开始烧纸钱，牌位前左右烧一堆，大门口左右烧一

堆，边烧边念叨：“阿布，您慢慢受用。要保佑子子孙孙平平安安，无灾无病。”

福娃站在一旁看着顺根忙碌着，佝偻的身影，和仙逝的马婆婆有几分相似。他不由得回想起婆婆生前的种种，回想起自己背负婆婆的期望走出学校跳入城市辗转又回到农村的种种，一切仿佛昨日，转眼就成了今天这样。

—

天蒙蒙亮，鸡叫三四遍，顺根躺在床上没有想起床的意思，手上夹着的是今早第二根烟。老婆秀芝蜷在床的另一头，脸朝着墙靠里。顺根躺在床上吸烟——光今年就烫坏了两床被子，气得秀芝不愿意和他睡一头。

他听到堂屋里马婆婆在张罗着烧水煮饭的声音，鸡从笼子里放出来咯咯叫得欢。吸一口烟，他寻思着今早上干啥好，是去割一担草喂鱼还是去后山砍点柴。烟从他的鼻孔里缓缓冒出来，刚冒出来时是两条烟柱，像出了栅栏的羊群慢慢散开，和他之前吐出来的烟雾混在一起，弥漫整个蚊帐，逐步逃离出去。自从上次戒烟失败之后，他对香烟的依赖更强，吸得更多了。吸烟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醒来了习惯性地抽支烟提提神，有时半夜醒来睡不着抽支烟才能够继续安睡。秀芝对此早已从深恶痛绝到麻木地习惯，吸了太多的二手烟，她也不那么讨厌和反感烟的气味。

等到第二根烟吸完，他用脚捅了捅秀芝，催促着这懒婆娘起床。自从她嫁过来，早上这一顿就没怎么忙活过，都是马婆婆在

操持着。一来是娘早些年心疼就这么一个儿子，想着早上让夫妻俩多睡会儿，时间一久做早餐就成她的专活；二来老人家醒得早闲不住。结果就促成家里婆娘越来越懒。真不知道等到娘百年之后，这日子会过成什么样子。顺根将烟头从蚊帐缝里丢了出去。

秀芝被他这一捅就醒了，嘴里没好话：“一大清早造的什么孽，是死人还是火烧了？自己不想睡，吵得别个也没得安宁。”

顺根被秀芝的话一顶就来气：“阿布的早饭都快煮熟了，你还躺在床上像猪一样！”

“你要起来就起来，没人拦着你！饭熟了就去呷，这事还要拉人陪葬啊！”

顺根气急了，一时说不上话来，口里嚷道：“那你就躺在床上烂在床上好了。”说罢，他一骨碌爬起来穿上衣服出去了。

顺根来到堂屋，看见马婆婆正在屋前的晒谷坪里拿稻谷喂鸡，走近了说：“阿布，这鸡不要喂得太勤快了，少喂点。不然老是赖在家里，不去外面找野食。屋前屋后田里土里都有的吃。”

马婆婆见儿子埋怨，便解释说：“早上要喂一点，等下就自己寻食去了。不喂点，这鸡子下得就有一天没一天的。”

现在她有点怕崽说话。毕竟人老了，也做不了什么，吃穿住都得靠崽，养老送终就这一个，她不想让崽有多难做。再说一家上有老下有小，全靠崽一个人顶梁柱，十分不容易。崽的话她受得，有时候儿媳妇那儿也要受话她就难受，好在绝大多数时候崽站在她这一边，没有说有了媳妇忘了娘。这让她心里很是欣慰。

顺根在家里洗脸刷牙转了一圈后，担起簸箕钩，操把镰刀，准备出门。顺根对在偏房里烧火做饭的马婆婆说：“阿布，我出去割担草丢鱼塘里。”

马婆婆回话道：“那你早点回来，饭很快就熟了。”顺根应了

一声嗯，打着赤脚挽起裤脚出门去了。

顺根出门不一会儿，秀芝便起床了。洗漱一番，秀芝把昨晚洗澡换下来的衣服泡到大木盆里，然后进去偏房，见婆婆正往灶里添火，便问道：“落米了没？”

马婆婆回说：“刚落不久！”

秀芝便拿起长勺，揭开锅盖，伸进去搅搅，免得米糊锅。马婆婆忙说：“刚搅过，糊不了锅。”

秀芝接着说：“今天的饭捞硬点，多留点，昨天的饭太软，粥又煮得太稀。”

马婆婆应了声哦。秀芝又说：“那我去园里摘点菜。”说罢就出去了。

马婆婆捞锅里的米看熟透了没，差不多了要拿个盆来装捞饭。走进堂屋，她却看见顺根担着空簸箕回来了，便问：“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一看顺根的脸色不太好，也不敢多问了。

顺根把扁担、簸箕、镰刀放下，便说：“我在路上碰到财朵，说六叔老了。”

马婆婆一听，两眼突然放光一样，顿了一下，哈哈笑道：“终于死在了我的前头。还是古人那句话说得好：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远宝年纪比我小，死在我前头！”

顺根看了一眼马婆婆，继续说：“财朵要我去帮忙打理事情，去他家吃早饭。等下我换身衣裳就过去，不在家吃了。”顺根就着门前破桶里的屋檐水洗干净赤脚，换双拖鞋便进里屋。

马婆婆大声说：“他远宝家几个崽？还要找你去干吗？再说，他家也会有求人的时候啊！”

顺根在屋里说：“阿布，这事比不得别的事，不去不行！人家财朵在路上见我扑通一声跪下来报丧，眼泪直掉，我能不答应

吗？再说，那事都过去几十年了，现在人都死了，犯不着跟死人计较。”

马婆婆愤愤地说：“我就是咽不下那口气。”

顺根说：“阿布，人都有老的时候。到时候我也得求人。我先走了。”

马婆婆听了顺根的话，愣在那里，突然闻到一股焦味，才想起自己在煮饭，连忙拿了盆奔偏房。

顺根再次出门的时候碰到从园里摘菜回来的秀芝。秀芝见他穿戴整齐出门，便问道：“穿着这一身去哪儿啊？”

顺根边走边说：“六叔老了，财朵要我去帮忙。”

秀芝一听便恼了：“请你去帮忙是做事，又不是吃酒坐上席，还专门换身衣裳。要是弄得油盐脏了一身，没人给你洗衣服！”

顺根不搭理她，自顾出去。秀芝一看男人不理，便唠叨：“鱼草也不割了，别人一句话，就跑得屁颠屁颠的。自家的事情放着不做，一门心思放在给别人跑腿上。没见过这么蠢的男人。”顺根听着老婆的话，也不回，迈开步子走远了。马婆婆在一旁偏房听着秀芝数落顺根，心里不是个滋味。

秀芝回到家立马就闻到粥烧糊的味道，便对在偏房里的婆婆埋怨道：“这粥怎么烧糊了呢？”

马婆婆一见儿媳妇问，寻思着今天烧糊了粥要受话。她解释说：“我听顺根说远宝老了，就问了几句，站了会儿，粥就烧糊了。”

秀芝一听解释就来火：“这是别人家里死人了，咱家里就连早饭都吃不成，难道咱家也死人了啊！”

马婆婆一听，觉得儿媳妇在咒自己，心里难受，可谁叫自己把粥给烧糊了，受了气也不好发作。她就像一个做错事情的孩子

站在那里，挨了批评，不知道要干啥。崽又不在家里，让她觉得心里发虚。站了一会儿，她想开了，这事还是不要给崽添堵，粥是烧糊了点，糊的粘在锅底不去动，等下粥好了就把好的粥腾出去，把烧糊了的粥刮下来喂鸡或喂猪。今天顺根不在家吃饭，少点也不碍事，婆媳俩吃不完还得剩饭。

今个儿的早饭做好吃起来都没味道，马婆婆就着坛子里的豆腐乳、萝卜干吃了两碗粥。秀芝自个儿炒了两个菜，热热昨晚剩下来的米饭吃了。马婆婆受了话，吃早饭也不愿意和秀芝坐在一个桌子上，独自端着碗坐在堂屋门口吃。

吃完早饭，马婆婆拿了三刀烧纸、一捆香，便去村里走门串户，约几个老人一起去财朵家看死。远宝死了，马婆婆要亲眼看看他死后的样子，要站在远宝的尸体跟前宣示自己的胜利。

马婆婆第一个去的是凤秀家。

凤秀年纪比马婆婆小几岁，以前是富农成分，生了三个崽、两个女儿。凤秀如今只有大崽在家和她一起过日子，其他两个崽举家在外打工。这大崽结过婚又离了，至今单身一人。当时结婚两年都没有生小孩，凤秀就怀疑是儿媳妇有问题，就怂恿大崽跟媳妇离婚。谁知离婚后不久媳妇嫁到了外地，生了一男一女。尔后凤秀的大崽又相了几家，不是大崽不同意，就是她觉得人家闺女不好，或者是别人看不上她家。这时间一久就给耽误了，最后过了四十还没有娶上媳妇，成了光棍。凤秀的男人早早去了，她就和大崽搭伙过日子。在外打工的两个崽只顾自己家，有时候一年半载都不愿意寄钱给老娘养老。大崽就生气，说都是崽，怎么他们既不寄钱也不出力，老娘要他一个人养，没这个道理。弄得两人各过各的，不再搭伙。其实这凤秀虽然年纪大了，但是身子骨硬朗，洗衣做饭、种菜卖菜，一天到晚忙里忙外，不是个吃闲

饭的。大崽学了理发的手艺，每天骑着自行车背着行当到各个村理发，日子是早出晚归。之前有老娘在家洗衣做饭帮个手，回家就有热饭热菜吃。这一分开过，啥事情都要自己忙活，日子一久就过得没鼻子没脸。于是他认识到老娘的重要性，又提出要和老娘一起搭伙过。可这凤秀性子要强，硬是没有答应。她说当初搭伙是大崽提出来的，因为两个弟弟都举家外出打工了，就他一人在家和老娘一起过天经地义。可这散伙也是他提出来的，说散就散，说合就合，哪里有那么好的事情？这老骨头还没有到离了谁就过不了日子的时候。但后面过了一阵子，看见大崽没人照料日子乱得不像样子，于是两人搭伙又一起过。

凤秀虽然子女多，但过的日子还没马婆婆就一个儿子的省心。马婆婆和凤秀站在一起，幸福指数高，有种优越感。

马婆婆在凤秀家外还有十来步远便大声喊道：“凤秀在家不？”

凤秀闻声出来：“老姐姐过来玩啊。”

“是啊。这不听到远宝老了，约几个人一起去看看。”

“去这么急啊？我衣服还没有洗呢。”

“不急，我是在家没事，就早早下来。你快点洗衣服吧，我等你。”

于是凤秀把澡盆挪出来放在屋檐下，把泡在桶里的衣服倒进澡盆里洗。马婆婆移张条凳坐在一边。

“你的大崽胜朵呢？”

“出去到下村剪头发去了。”

“你说这远宝，前几天还见他在赶集，有说有笑，就这样一声不吭就去了。隔壁村的满女，也是三个崽啊。可是她得了病，治了两年都没治好，把崽女的钱都花了很多，搞得个个儿媳妇对

她一肚子意见，背地里恨不得她早点死去，省得折腾一家子人。久病无孝子啊！听说最后是她自己趁着清醒儿女不在，呷农药死的。”

“是啊。今夜睡着，明日就去了，无心无操，那是最好的事。千万不要得病，得了病自己受罪，崽女跟着受罪，还折腾钱，再有钱的人家也折腾不起。我要是得病动不得，就要像满女那样。”

“这远宝死的时候估计只有财朵在身边，运朵和根朵都住在县城里。谁也不晓得他这么快就老了，崽女都来不及叫到身边。”

“有一个崽在身边送终也要得。要是没一个在身边送终就晦气啰。”

马婆婆咽了咽口水，说道：“想当年，远宝批斗我们的时候多神气，当着全公社人的面，说我是地主婆、你是富农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要彻底打倒。现在我们还没倒，他就先倒了。这就是报应！”

凤秀抬起头来，诧异地看着马婆婆，说：“过去的事情说它干吗？这人都死了。死者为大！”

马婆婆见凤秀不愿提过去的事，也不好意思再说下去，便住了。两人闲扯一会儿，等凤秀把衣服洗完晾好，便结伴去找住在村西边的远庆两口子。

二

这些年来，住在村里健在的老人已经屈指可数，要不就是随发财买房住镇上或者县城的子女离开村子，要不就是陆续上了祖宗山。村里人也少了，不是搬走，就是举家外出打工，以往鸡犬